

药香入味

□周汉兵(四川)

对于端午节的记忆,除了粽子的香味,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缕缕药香。

小时候,生活在乡村。端午节这天,乡村总会有一道“壮观”的景象,村子里的男男女女,都会起个大早,背着背篋,拿着镰刀或者弯刀,兴致勃勃地去割苦蒿、石菖蒲、八角枫、桉树叶……

等我们起床后,母亲已经在分理地背回来的一大背篋“宝贝”了。那些长得壮实的陈艾、石菖蒲被分拣出来,扎成一大把一大把,分别挂在堂屋的大门两边。剩下的陈艾、石菖蒲,加上八角枫、桉树叶、苦蒿,等到中午或者晚上,母亲就拿来熬成药水,让我们洗澡。滚烫的药水,倒入大木盆中,升腾的雾气顿时让满屋都充满淡淡的清香。洗完了澡,全身的皮肤变得十分润滑,那些奇痒难受的痱子,以及蚊子、虫子叮咬留下的疮疤,也一下子消停了。

那些悬挂在堂屋门口的陈艾,也不时发挥着“神奇”的作用——止血、治疼。至今清晰记得,小时候,我很容易流鼻血,鼻子往往被用力一碰就要流血。这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陈艾,扯下两片叶子,用力揉搓一阵,然后往鼻孔里一塞,很快鼻血便止住了。割草或者宰猪菜时不小心手被划破流血不止,同样扯些陈艾,烧至黑色,把陈艾灰按到伤口上,血立即就凝结了。有时,半夜三更突然肚子疼,母亲便会取来陈艾叶,洗干净,放到嘴里让我使劲嚼一阵,肚子便神奇地不疼了。

我对此充满疑问——这些乱七八糟的野草,为何有如此大的作用?随着知识的积累,我慢慢明白,这“百草”竟然有许多故事。斗百草,就是古代端午节流行的一种游戏。斗百草,又称“斗草”。起于夏朝,此后历朝不衰,诗词歌赋中多有描述。唐代诗人崔颢的《王家少妇》诗云:“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北宋词

人晏殊的《破阵子》描述:“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在《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曹雪芹对“斗草取乐”也有一段很美的描写。

端午采药的节俗,更是源远流长。《夏小正》曾载:“此日蓄药,以踺除毒气。”《岁时广记》引《荆楚岁时记》佚文:“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古代,民间认为五月是五毒(蝎、蛇、蜈蚣、壁虎、蟾蜍)出没的时间,俗称毒月,其中更有九天伤身损气耗精元的日子,就是所谓的“九毒日”。端午正是九毒日之首,先民们在这一天要举行插艾草、喝雄黄酒等仪式。

我想,或许端午从那时起就堪称中国传统的医药节了,因此对于端午药草,我总觉得有几分亲切。我真心觉得,端午这天是“宁可食无粮,不可居无(药)草”。所以,定居城市后,无论多忙,每年的端午节都要到市场上去转转,看着那一挑挑、一背背鲜活的陈艾、菖蒲什么的,心里就特别亲切,就想起家乡的味道。自然,也不会忘记捎带几把回家。每天回家,看着门口挂的这些药草,心里也是暖暖的。

临近端午节,我找了一个机会去体验采药的情趣。周末,与妻子一起到附近的农村去采药,兴奋地上山进沟。村民们说,陈艾、石菖蒲一般在村民家的房前屋后,八角枫叶一般在竹林边或田坎边,苦蒿多在林荫地里,夏枯草、车前草等多在潮湿的地方。花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如愿采到了一大捆,杂七杂八有七八个品种。回到城里,许多人羡慕地问我们:“在哪里采的?”我们高兴地向他们介绍,并大方地把这些药材分给几个过来索要的人,自己只剩下了一小束。

“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淡着衣”。端午百草皆是药,袅袅药香弥漫。在我的意识里,端午的药香,其实已是生活的味道。

煮粽子的时间,仿佛被母亲的粽叶绳拉长了无数倍,漫长得让人煎熬,我一遍一遍地问,母亲一遍一遍地摇头。

待到中午时分,其他菜都上桌了,母亲才肯让粽子出锅。她拿出大队分下来的半斤白糖,很宝贝地分一点到碗里,我们迫不及待地用一根筷子戳着粽子往上蘸白糖,软糯香甜的粽子,吃上好几个还嫌不够。

“别光顾着吃粽子,来来来,每个人吃一把苋菜,化猪毛的,都要吃。”奶奶边说边往我们碗里夹。

“午时不要出去走动,也不许睡觉,等下给你们涂雄黄,和我一起插艾蒿。”爷爷刚说完,就分给我们每人一把艾蒿,领着我们五兄妹在房前屋后插艾蒿,嘴里还念念有词:五月五日端午节,蚊子虱子听我说,你要去山上吸露水,莫到家里吸人血。

爷爷用地道的乡音念起来,抑扬顿挫,还怪押韵的,吸引我们不知不觉跟着念起来,那声音回荡在院里,那棵十年的棕树也跟着欢乐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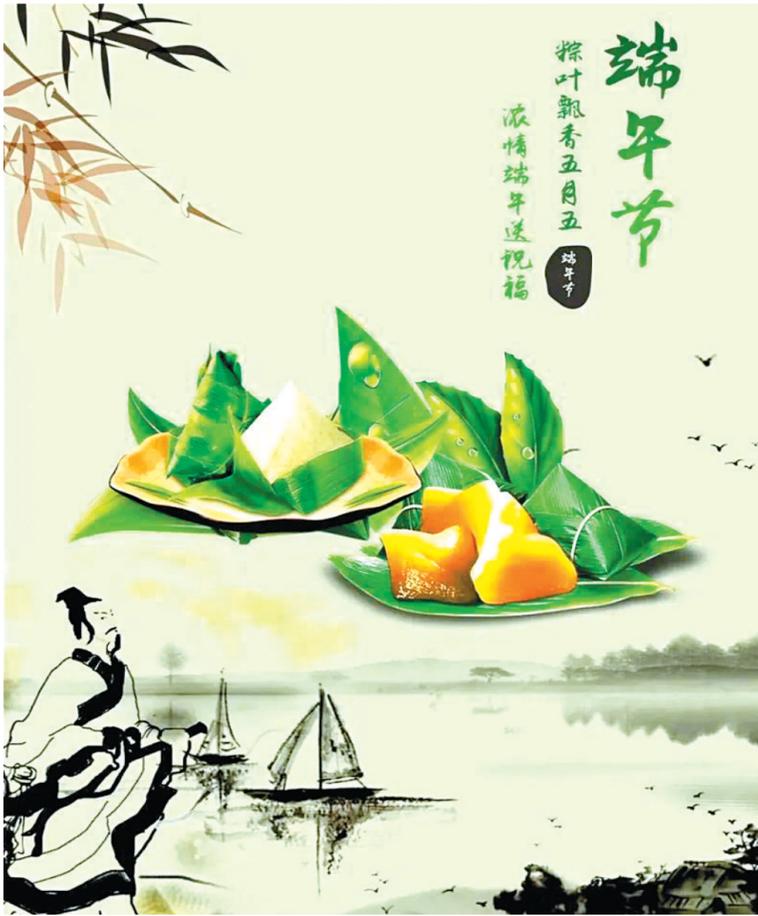
……

“最热闹的莫过于看龙舟赛了,那时我骑着单车,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载着你们去老桥看黄龙船和金龙船的比赛。”母亲边包粽子边和我讲她记忆深处的端午,尽管我早就买了嘉兴的粽子,她总觉得不是那个味,还是坚持要包她奶奶教她的羊角粽和狗头粽。

我不禁问了起来:“妈,为什么要包成羊角粽和狗头粽啊?”

母亲说,羊角粽寓意着屈原的伟大人格,棱角分明,不圆不滑,忠贞不移,刚直不阿。狗头粽则寓意着家宅平安、人丁兴旺。

“奶奶,我也要包羊角粽!”女儿踮着脚凑到跟前,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期待。母亲笑着将粽叶递给她,粗糙的大手覆上稚嫩的小手,动作像极了当年她奶奶教她的模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的端午节在此刻重叠。



端午

□马道子(四川)

一个节气,挂满艾叶、石菖蒲为多少人驱寒除湿,通络止痛燃烧的艾烟,驱散了多少蛇虫的侵袭酒倒的雄黄酒,给多少人百毒不侵

龙的船,追着鸭子追着那个怀抱石头的人我在这天,追着寻着找到了一块艾身的石头

端午二首

□余公(重庆)

民间香包

端午节划着龙舟追赶流水所有江河都让开一条路汨罗江的一声啼尾音死死抱住一座江山

江水的长,缠绕在腰间民间的香包驱散千年郁结而江水的深盛不下一道撕心裂肺的投影

母亲如同往年一样早起洗净昨日采摘的箬叶用晨光线包紧糯米红枣豆沙咸蛋黄

我在门楣上挂一把艾叶恍惚将回程船票交到你手中即使眼角的泪风干

端午『艾』

□古德英(广东)

吹不散的执念也能找到回家的门

仪式感

端午节在一个人的孤独中也需要仪式感

我的呼吸仍然是平和的没有急促敲门声敲响的是龙舟上的锣鼓

艾叶和菖蒲倚着门楣张望远处的江水也很平和只有岸上的人和风激动

划龙舟的人跟随千年节奏众人一丝丝心念聚合成力量几只百足虫同向而行

这一刻,我让自己相信江水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流逝

又闻艾香

□段绪兰(四川)

临近仲夏,风轻水浅,草木苍茂,田野碧绿。庭前的栀子花吐白飘香,山坡上的艾草郁郁苍苍。栀子花的清香与艾叶的药香在空中弥漫碰撞,散发出端午时节特有的气息。“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不经意间,端午节快到了。

在我心中,端午节是仪式感满满的节日,既意义非凡又热闹异常。端午节挂艾草、划龙舟、包粽子、做麻花、吃包子、用雄黄熏房间等习俗,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端午文化。记得小时候,端午节当天,清晨第一缕阳光刚刚洒下,我们就跟着妈妈去逛早市。早市街道的两边全是卖艾叶、菖蒲和猫儿刺的。一把把艾草散发出浓浓的艾香,在空气中弥漫飘荡,令人神清气爽。人们买上几把带回家悬挂在门楣两边,有驱邪护宅、祈福纳祥、健康守护等美好寓意。我们跟着妈妈买好艾草、熏筒、麻花和包子还有几把栀子花回家,首先在门边挂好艾草,把栀子花放入花瓶,然后就把家里的门关好,在每个房间点上几个熏筒,将家里熏个遍,据说可以阻挡出蛇进入室内。过去,大家住的大多是平房,卫生条件较差,端午熏房既是习俗,也有科学道理。现在,大家住的都是楼房,卫生环境大大改善,我们已多年不再用雄黄熏房了。

端午节包粽子,无疑是最具乐趣与温情的活动。家家户户的厨房里,糯米散发着洁白的光泽,粽叶在水中泡得翠绿欲滴,红枣、豆沙、咸蛋黄和腊肉颗粒的馅料整齐排列,等待一场美味的蜕变。我迫不及待地参与其中,学着大人的样子,拿起两片粽叶,试图折出完美的漏斗形状,可粽叶在我手上却像一个调皮的孩子般不听使唤。好在妈妈手把手地教我,终于成功包出了人生第一个歪歪扭扭的粽子。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忙碌着,不一

会儿,各种口味的粽子便摆满了盆,每一个粽子都包裹着家人间的关爱与温暖。粽子下锅,十来分钟后,糯米与粽叶交融的芬芳便在厨房弥漫,这香气是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揭开锅盖的瞬间,热气扑面而来,一个个饱满的粽子像是刚从沉睡中苏醒,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剥开粽叶,晶莹剔透的糯米与馅料完全交融,轻尝一口,香甜瞬间在口中绽放,那滋味,令人陶醉,又让人回味。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端午时节,大多数人都选择买现成的粽子了,却少了包粽子的快乐与温情。

端午划龙舟是最热闹的一项运动习俗,也是一场视觉盛宴。我们开江县城没有大江大河,没有划龙舟的自然条件。所以,县里并不常举办龙舟赛。记得有一年在明月水库举办了一次,全县各个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水库的大坝上,彩旗飘扬,人群熙熙攘攘。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水面上飞驰。船头的鼓手奋力击鼓,激情高扬,选手们齐心协力,喊着嘹亮的口号,船桨整齐划一,溅起层层浪花,向着终点冲刺。那热烈的氛围,团结拼搏的力量,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个人。这也许就是龙舟赛的魅力与意义所在。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有大江大河的地方都有大型的龙舟赛表演了。只需一张机票或者自驾,就可以再次去感受那震撼人心的场面。既带动了旅游,又传承了文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端午节的美了。

端午节,不仅仅是我们纪念屈原的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情感的纽带。它承载着我们对先人的缅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在端午节的粽香中,放慢脚步,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传承那份永恒的家国情怀。

艾草的清香,飘在五月的空气里。那年端午节前几天,下过雨,天刚放晴,家乡显得清朗朗的,凉爽而又干净。村庄里,各种绿树的叶儿,忠于本职,脚踏实地,把花朵映衬得更加芬芳、风光。在村口,见人就笑的石榴花开口吐蕊流芳。家乡的端午节,没有划龙舟,没有锣鼓喧天的血脉偾张,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对节日的重视。父亲天未亮就出门,来到山边,这儿到处是密密麻麻的艾草。父亲走进杂草丛生的深处,去割那更加肥壮的艾草。个把钟头,镰刀已沾满新鲜的艾草汁液,两个竹筐已装满嫩绿的艾草。父亲挑起艾草,颤颤巍巍地走向早市。卖完艾草,父亲割了两斤肉,快步赶回家。家里已有一桌熟悉的饭菜在等着他。

阴历的五月来了,村边的坡坎上是满满的绿。灰灰的艾草,这儿一丛,那儿一簇,挨着身子、勾着手生长着,虽然不及山里多,但供个别家庭用是足够了。采摘艾叶,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母亲一身素淡的衣裳,挎着一只竹篮,弓着身子摘艾叶。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的味道。为了采摘艾叶,母亲的脖子伸得长长的,手也伸得长长的,一直伸到了节日的深处。不一会儿,竹篮里就有了一大堆艾叶。这时,一抹水红色正从母亲的脸颊润开,鼻尖沁出细密、晶亮的汗水。她把艾叶带回家,用井水淘洗干净,放到锅里煮开,过凉水,搅打成艾草泥,和到糯米粉里揉匀,再裹上咸蛋黄或豆沙,揉成圆形上锅蒸熟,出锅便是惹人喜爱的艾糍了。一口咬下去,软糯清甜,满嘴的香溢于唇齿。那小拳头般大翠绿的艾糍,带着浓郁的艾草清苦香味,远远看见都能搅动蛰伏的馋虫,感觉那鲜香的翠绿下,不仅埋藏了美食的密钥,还有浅夏漾动的波纹,以及南方山野最深沉的基调。

端午节慢慢地踱着步子来了。奶奶穿过村后的那片竹林,跨过一块胡麻地,来到自留地里,这儿那儿都站满了艾草,忽高忽低,纷纷招着手。奶奶精心挑选出鲜嫩粗壮的艾草,拿回家用红丝线细细绑好,悬挂在自家的门楣上。奶奶说,这就是驱瘟避邪治虫祛毒

的灵符。奶奶走进厨房,喝点雄黄酒,鼓着腮帮子,走到门口,“嘤嘤”地喷向插于门窗的艾草,艾草微微抖了一下,似乎抖出了更多的香气,轻轻松松就压住了酒味。傍晚,奶奶将洗净的新鲜艾叶加水,在大锅里煮沸,静置成温水后,倒入大木盆。将光溜溜的我浸入水中,不停地撩水,在我身上轻拍。奶奶说,用艾草水泡过后,全身的肌肤香香滑滑,不会得皮肤病,蚊虫也会绕着我。

端午节这天,爷爷早早来到河岸边。河这边的艾草长得旺盛,纤长、灰绿色的艾草在杂草丛中十分显眼。爷爷掏出凉凉的河水,把双眼洗净。爷爷说,这天早上,河水里有“眼药”,洗了眼睛后一年都不会害红眼病。夜晚,一家人坐在院子里纳凉,爷爷点燃晒干的艾草,艾草香弥漫了整个院落。不一会儿,蚊虫被驱赶得无影无踪。爷爷拿出水烟筒,把晒干的艾草揉碎,塞进烟锅猛吸几口。爷爷说,艾草是一种药,能止咳化痰,还能提神呢。爷爷又说,南方湿气重,一年中有半年以上被高温笼罩,一不小心就会中暑、上火,常常是牙疼、耳鸣、四肢困乏。这时,抓把艾草熬一锅汤当茶饮,再静养半天就差不多好了。时间是一条长长的五彩线,从故乡的方向迤迤而来。《诗经》云:“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端午节快到了,远离家乡的我,伫立在季节的路口,望着家乡的方向。在那烟雨苍茫的尽头,有着我的家乡。时光在家乡的步伐很慢,石榴花的清香,父亲的艾草、母亲的艾糍、奶奶的雄黄酒、爷爷的水烟筒,如温暖的河流,纷至沓来。

端午节挂艾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而今,有精明的商家在网络平台上直播售卖艾草花束,把艾草编织成一个浪漫的环形挂件,为节日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风情。

《这,就是爱》,在歌手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对,这就是“艾”。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我想起家乡山边坡坎、村后河汉的艾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家乡的“艾”,家人的爱,节日的爱,是那样真真切切。

听母亲说端午

□龚伟志(湖南)

一场端午雨把门前的这棵十年棕树和旁边那一丛粽叶洗得青翠,微风轻拂,端午的气息扑面而来。

“千棕万桐,万世不穷”,爷爷坐在屋檐下,边编织蓑衣边念叨着这句古老的谚语。奶奶用粽叶缝着蒲扇,随手丢给我几扇粽叶。“香儿,去摘些粽叶来,和着这些粽叶一起煮了。”

那时就盼望着端午,不用跟着大人集体出工,还能吃上清香四溢的粽子。

母亲和婶子们出门,挎着竹篮去采摘粽叶。每摘下一片粽叶,她都会仔细地检查一番,看看有没有瑕疵。边采摘边讨论什么馅的粽子好吃。在欢声笑语中,不知不觉粽叶就满篮了。

父亲已经烧好了开水,将粽叶和粽叶一起下锅。粽叶煮过后,仿佛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滑溜无比,柔软而富于韧性。锅盖掀开后满屋都弥漫着粽叶的清香。

母亲搬来凳子开始包粽子,那双手熟练且迅速地忙碌起来。她随手抽出两张粽叶,交叉着轻轻一卷,粽叶便听话地形成了上大下小的圆锥漏斗状。接着,母亲右手拿起筷子,从满盆的糯米中挑起一些,稳稳地放入粽叶卷成的漏斗里,再用筷子用力插紧,让糯米在粽叶中充实紧致。随后,她轻轻拿捏着粽叶,巧妙地折叶成角,一个羊角粽的雏形便呈现出来。最后,拿起粽叶条,灵活地缠绕在成形的粽子上,快速地打一个活结,一个腰身细长、角儿尖尖的羊角粽就包好了。

那时的我,就像一只馋嘴的猫,坐在旁边眼巴巴地等着粽子包完,然后送往灶台。有时,母亲也会包一些绿豆粽、蜜枣粽、碱水粽,我们这群馋猫便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满心期待着母亲偶尔赏赐的蜜枣。待到糯米不多时,母亲就会把它们包成狗头粽。所谓狗头粽,就是尖角短,头更大,看上去活脱脱像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狗头。